

师说心语

► 彩雯

为进一步传承清华教师的师者气度、学者风骨，彰显教师的人格魅力、学识修养，同时感谢碧桂园集团、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以及新百年发展基金捐赠人等社会爱心人士和校友对学校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持，本刊特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联合策划，邀请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获奖人、公共管理学院获奖老师蒙克，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获奖人、新闻传播学院获奖老师梁君健，树人奖教金获奖人、材料学院获奖老师汪长安讲述他们第一次上讲台时的兴奋与忐忑，体会他们对教育教学的打磨与锤炼，领略他们眼中的大师风采，传承他们立德树人的责任与使命。

蒙克：大师的“三种伟大”



蒙克简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全球视野下社会保障政策的研究，致力于为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挑战寻找创新性的解决办法。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委托的多项科研基金。在《社会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行政管理》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次为人民日报（理论版）、中国日报、World Economic Forum、China Daily、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等媒体撰文。曾获首都劳动奖章、第五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全国第二名）、北京市第十一届教学基本功大赛社科类冠军（一等奖第一名）、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入选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度世界青年科学家（全球遴选25名39周岁以下的科学工作者）。

78分奠定的心理暗示

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在读硕士时，也就是求学的早期阶段，我就意识到自己可能比较擅长做科研。当时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第一次用英文写 essay，成绩是78分。我还觉得有点可惜——没上80。但旁边的英国同学看了就感叹：“哇，这个得了78！”

后来我才知道同学为什么会吃惊：英国的评分体系跟国内不一样，50分及格，60分是“中”，70分就是“优”。老师说，如果论文得到80分就可以发表，

得到90分我们就能给你一份工作。在这次作业之前，我写过的最长的英文文章就是雅思的作文。而且我本科时也没有上过外教的课，英文论文科研写作相当于自学，竟然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分数。虽然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得过这么高的成绩了，但这个开头却奠定了我的一个心理暗示：我可能比较擅长做科研。这种心理暗示或者说自信，对于我之后成长为一名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是很重要的。

学术灵感的源泉

科研需要的灵感是什么呢？就是把现存的理论和文献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下的问题。

社会学有很多思想家和学者，例如社会学的三大大家——马克思·韦伯、卡尔·马克思、涂尔干，但这些学者都是 19 世纪生人，他们早已去世，没有研究过当下的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所谓“灵感”，其实就是怎样把大师的学说创造性地运用到当前时代。

我很反对直接套用理论。因为提出这些理论的思想家，哪怕是第一流的，他们也生活在过去，并没有直接思考过人类在当下面临的社会问题。思考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能推给大师，指望他们提供答案。我们要做的是要创造性地抓住大师思想的精髓，自己得出分析视角和框架，理解当下你所关心的问题。

毛主席与 Teacher

《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又采访了毛主席。他问道：“如果不做主席这个工作，您想干什么？”毛主席在公开的访谈中从来没说过英文，但对这个问题，他回答了一句英文——“Teacher”。换言之，中国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老师。这是因为本质上，老师跟政治家，或老师跟领导力所需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服他人，引导他人。

“大先生”与三种伟大

现在我们常常说“大先生”，即伟大的先生、师傅、老师。什么是伟大？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中说：伟大分为三种，有些人生而伟大（some are born great）；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伟大（some achieve greatness）。第三类叫做伟大加诸其自身（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即有些人被迫伟大——这些人也许并没有追求伟大的主观意愿，但却被逆境逼迫着去变得伟大。我觉得最伟大的大师其实是第三类。

我最近“二刷”了《觉醒年代》。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包括建党的历史中涌现出的人称得上大师。因为那个年代的学者，比如仲甫先生、守常先生，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为了救国救民，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开启了未来。换言之，他们通过对逆境的抗争，成就了自身的伟大地位。

所以，我相信现在这个年代是能够出大师的。因为我们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阶段，内外部的重重挑战迫使着我们，如果想成功应对，就必须闯出一条以前的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甚至之前的世界人民也未曾尝试过的新路。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强调的创新。莎士比亚在提出“三种伟大”之前还说了一句：“不要害怕伟大（Be not afraid of greatness）。”我们可以理解为当遇到逆境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有时候，为了在逆境中活下来，你可能会在逆境的逼迫下成长为一个伟大人物。

学术新人奖

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是清华大学 40 岁以下青年教师的最高学术荣誉，是青年教师脱颖而出的起步台阶。该奖项用于奖励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创新精神、近几年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青年教师。学校为每位“学术新人奖”获得者提供经费支持，用于支持教学、科研和改善工作条件。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十名左右。

学校自 1995 年起设立学术新人奖以来，共有 263 名教师入选，涉及全校 40 余个院系单位。2008 年，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先生捐赠 3000 万元，在清华大学设立“国华杰出学者”奖励基金。基金中的一部分用于支持“学术新人奖”获奖教师。

梁君健：纪录片拍摄的两个1%



梁君健简介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影视传播、视觉文化、影视人类学、媒介与社会等，讲授《镜头中的国家与社会》《影视制作》《清新视界工作坊》等课程，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国电视》《新闻记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民族艺术》《传播与社会学刊》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执导《一张宣纸》《喜马拉雅天梯》《四季的问候》等多部纪录片，并在世界人类学大会、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电影节等学术会议上做报告，介绍自己的影视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志电影创作。

第一次上讲台

我第一次上讲台是在四教。之前我和很多有经验的老师交流，他们说上课之前的时间很重要。在上课铃打响之前，好的老师要跟同学们聊聊天，到同学之间转一转，它能让同学觉得这个老师是愿意跟我们交流的，能让你跟同学更加亲近。等上课铃一打响，老师要跟同学们问声好，要有一点点仪式感，让大家感觉到是切换到了另一个状态。在一门课开始的时候，还要和大家充分介绍这门课程，告诉大家课程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每一个阶段要完成什么任务。

我当时特别严谨地按照这些经验做准备。虽然我跟学生不太熟，但还是厚着脸皮到学生中间转一转。看到有同学在看书，就问“你看得是哪个老师课上的书？”看到有人在写作业，就问“你是在赶 deadline 吗？”就这样尝试着跟同学们交流。

拍纪录片比教学生拍纪录片难

教学生拍片子有它的难处，但是我常和学生们讲，每拍一部新题材的纪录片，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虽

然我们之前经历过专业训练，也会有一些经验，但是对于纪录片，特别是社会观察类纪录片而言，拍摄者对选题的独特认知、和拍摄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独一无二的关系是最具决定作用的。这些东西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你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每次拍一部片子都意味着全新的挑战。

自己拍纪录片和教学生拍纪录片两者之间很相似，都需要针对具体的情境不断做调整，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可以让你解决所有问题。但我的体会是拍纪录片会更难一些，因为我在教学生时很难会教到自己丧失信心、完全低落的状态，但有时候拍片子会这样。

纪录片拍摄的两个1%

拍纪录片最容易产生自我怀疑的时候，就是当拍摄进行到一半，你度过了最初找到选题的兴奋感之后，开始思索这部片子究竟想表达什么？是否能给观众带来新知？还是只是又一套陈词滥调？

纪录片的拍摄有两个1%，第一个是你所拍到的素材中，只有1%会剪到最终的成片里。第二个是你想

拍到的东西只能拍到1%。有99%的情况下，或是因为没有抓到关键的契机，或是环境不允许，或是设备条件不允许，都会导致你拍不到想要的东西。

有了这两个1%，在进行到某个阶段之后，你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每次拍摄几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在拍纪录片时，只有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才有可能真正拍出好东西。一帆风顺的拍摄最后拍出的常常是陈词滥调，充满了自我反省、充满了纠结的拍摄，也许最终观众和市场不一定很喜欢，但是对于自己来讲，一定是一个无悔的、难忘的创作经历。

人类学视角下重新审视影像的功能

回想我的学术经历，首先我对影视传播、影视艺术、视听媒介产生了兴趣，之后我将所读到的文献和理论与现实建立关联，在社会、文化、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下，重新认识影像的功能。

这就慢慢形成了我比较喜欢的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有了一个固定的领域，再积累出自己比较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后，就可以对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发展出特定的问题意识。有了问题意识，你就可以开展研究。

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

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用于表彰在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40岁以下青年教师，是青年教师脱颖而出的起步台阶。该奖项旨在为学校建设一支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兼备，具有良好师德的青年教师队伍。“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十名左右。截至2020年度，共有273名教师获奖，涉及全校40余个院系单位。

清华大学自1997年起设立“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1996年，永新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先生捐赠设立“曹光彪高科技发展基金”，一部分用于支持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获奖教师。2021年，该奖项获得“嘉里集团郭氏基金”支持。

汪长安：思想政治工作与家国担当



汪长安简介

博士，清华大学材料学院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1997年，在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学习，获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先后担任材料系学生工作组长、系党委副书记、班主任等职。承担或参与了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发表SCI收录论文280多篇，论文累计被他人引用6000

多次。获得授权的中国发明专利30余项。此外，还获得了“清华之友——优秀教师奖励金”一等奖（1999）、清华大学“一二·九”优秀辅导员奖（1999）、清华大学“林枫”优秀辅导员奖（2007）、北京高校优秀辅导员奖1项（2007）、清华大学优秀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者（2009）、清华大学优秀班主任一等奖（2021）。

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中国的大学与国外的大学不一样，国外的大学实行社会化管理，学校没有班主任或辅导员，也没有思想政治工作。中国的大学有班主任、辅导员，有很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管理。班主任工作育人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清华的教育理念是爱国奉献、追求卓越。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另外在这个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学生将来学成以后有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责任。对于清华的学生，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引导学生就业时，会鼓励他们去国家的重要部门和行业，不一定要选择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更不要片面追求个人待遇。清华有相当一批学生选择去国家的重点企业、重点部门，经过几年的奋斗，他们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只带一杯水上课的教学大师

我心中的大师有两位。一位是李恒德院士，今年正好是李院士诞辰100周年。李恒德院士是我们国家老一辈的科学家，他像钱学森先生一样，年轻时在国外留学，通过自己的努力，冲破阻力回到了祖国。李恒德院士一生在核材料领域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是清华材料专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他直到80岁高龄还在指导学生、指导科研工作，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我心中的另一位教学大师是潘金生老师。潘老师教材料科学，这是材料专业最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有一定的难度。潘老师一辈子搞教学，学术积累非常深厚，讲课非常透彻。他上课时只带一杯水，其他什么都不带，所有的东西都在脑子里。而且他讲课的特点是除了讲专业基础，还有很好的理论基础教学。他曾经在学校讲大学物理、高等数学，学生的反映是比物理、数学老师讲得还好。我跟潘老师整整学了一年的课，对我的教学影响很大。

第一次上讲台

我第一次上讲台时，尽管事先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上课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好在讲得效果还可以，因为我们在读博士期间经常会做一些学术报告、学术交流，锻炼比较多。第一次讲下来之后，后面慢慢地就更好了。

班主任如何引导学生适应大学生活

大学与中学相比，无论在学习上或生活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新生刚入学，我就会及时召开一次班会，以自己在大学的经历为例，给大家讲讲怎么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同时，我还会请几个高年级的“学霸”给大家现身说法。大一上学期中考试后，我让每位同学都写一个总结，总结这半个学期自己在学习上、生活上、社会工作有什么收获、问题、不足。一些重点的同学我会进行单独谈话，在此基础上还会开一次主题班会，及时解答大家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些措施能够让同学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树人奖教金

清华大学树人奖教金由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于2018年捐资设立，用于奖励清华大学投身教育、热爱学生、对学生人格成长、学识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的本科生班主任老师，每年奖励10名优秀班主任。

更多详情内容，欢迎关注清华大学
教育基金会视频号

